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五十

列傳

唐五十

張鎰　姜公輔　武元衡儒衡

李絳璋　宋申錫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胄五世孫也吳縝糾謬云按後胄傳末云孫齊邱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終東都留守子鎰别有傳則鎰乃後胄之曾孫非五世孫

也父齊邱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鎰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為元帥府判官遷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詵令詵宦人也銜之構樅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令理樅樅免死而鎰坐貶默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鎰貶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鎬表為判官遷屯田右司二員外郎居母

喪以孝聞大歴初出為濠州刺史李靈耀反於汴鎰團
閲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美擢侍御史兼緣淮鎮守使以
最遷壽州刺史歴江西河中觀察使不閲旬改汴滑節
度使以病固辭詔留私第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郭子儀壻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
劾治而奴留内侍省鎰奏言奴告主風不可長今縱下
獄而奴留禁中尤情所不厭請念子儀功貸縱罪奴以
伸貴賤之分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鎰召子儀

家僮數百暴示奴尸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蕞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而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

其心軍司馬齊映等謀曰楚琳必為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稽故未行鎰以帝在外心憂惑謂已亟去不為備楚琳夜率其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鎰縋城走不及遠與二子為候騎所執楚琳殺之屬官王沼張元度栁遇李溆皆死詔贈鎰太子太傅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按舊書姜公輔不知何所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為翰林學士朱泚之召還京師也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不從俄

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常怫鬱不自聊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為羣兇得之帝倉卒不及聽按新書本傳此下有帝欲往鳳翔倚張鎰公輔以鎰文吏所領皆朱泚部曲軍且有變遂之奉天不數日而鳳翔果亂殺鎰通鑑則以為蕭復之言舊書公輔及復兩傳俱不載而新書復傳又紀此事一事兩屬殊失精審復傳又云以是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考復與公輔以十月丁巳同日並命作相蓋公輔以策朱泚事復以策張鎰事各膺柄用不應事在前知皆以屬之公輔今刪既至奉天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

威靈令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洮兵果至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徙梁唐安公主道薨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復為右庶子久不遷陸贄為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嘗言為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為道士未報它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參語對帝怒黜公輔泉州別駕遣

使齎詔讓參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憲宗時贈

禮部尚書

武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

名元衡舉進士累為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橫撓

政元衡移疾去德宗知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歲內三

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為御史中丞常對延英

帝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黨

拒不納俄為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為判官

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即位是為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睠禮信任異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帝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

高崇文為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繇蕭縣伯封臨淮郡公帝御安福門慰遣之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詆抵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

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鬬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為再不食贈司徒謚曰忠愍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賊窮必亂又投書于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為朝廷辱帝乃下詔急捕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為承宗所遣

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密誅之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盜殺宰相事出非常捜捕豈容刻緩乃所司惑於賊人詭計竟爾觀望遲疑使非許孟容剴切進言幾欲置之不問及下詔大索又以士則妄告李代桃僵雖元膺購募山棚罪人斯得尚欲掩飾前非不加窮治豈足以肅法紀而申國憲由是觀之憲宗之平淮蔡蓋幸耳非真能恢弘太宗之業者也

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廷碩以莊詞正色見重於宰相鄭餘慶元衡歿帝待之益厚累遷戶部郎中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制

誥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剥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狀
鎛自訴於帝帝曰乃欲報怨邪鎛不敢對儒衡論議勁
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㑹以狄兼謨爲
拾遺楚自草制引武后革命事盛推仁傑功以指切儒
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仕
終老不涉於累帝慰勉之自是薄楚遷中書舍人時元
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㑹食瓜蠅集其上儒衡
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疾惡太

明終不至大任以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畧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裒饋餉絳請附度支鹽鐵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欲庶幾二祖無愧宗廟何行而

至此絳對甚切至帝嘉納之詔絳與崔羣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㨗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人主雖開納奬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詔宰相授敕承璀果無

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
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
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内署所上疏稾焚之以俟命
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
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顔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
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
勁草卿當之矣遂繇司勲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錫金
紫親擇良笏與之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璀牒署昭義

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洺跨兩河閒可制其合從今孽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莅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為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帝從之吳少誠病甚絳建言淮西地不與賊接若朝廷命帥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矣然鎮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宮人猥積有怨鬲之思當

大出之以省經費嶺南之俗鬻子為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苛止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禄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謂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其見禮憚如此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相之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

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方江淮歲儉民荐飢有御史使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茍悦陛下耳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内訌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

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懷諫乳臭不能事必假權於人權重則怨生將生患衆所歸必在寛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田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吉甫復請命中人宣慰因刺其變絳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即假

旄節毋俟使者持三軍表來請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
順持節往而授興留後絳固請曰如興萬有一不受命
即姑息復如向時矣由是即拜興節度使絳復請斥禁
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
萬衆期歲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於費今興天挺忠
義首變汙俗破兩河之膽可啬小費不以激勸人心哉
從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
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

之則可疑夫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天
下趨利之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
違其私也小人多諧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
戒哉吐蕃犯涇州掠人畜絳因言濱塞虛籍多實兵少
今京西北神策鎮軍本防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
之日乃先禀中尉夫兵不内御要須應變請分隸本道
則號令齊一前戰不還踵矣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
以為言議遂寢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

曰朕宫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

也帝嘗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寳則亂何一君而相反

邪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

人之艱難初任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洎林甫國忠得君

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天下騷動故治亂繫時主

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别

宅婦人内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吉甫曰此諫官事

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

諷諂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閭里以贊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以足疾求免罷為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璀於淮南十年出為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鷂戶歲責貢限絳以為言并勸止畋獵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為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

惡絳故薄其恩鎛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為留守寶歷初拜尚書左僕射絳以直道進退冗一時屬為讒邪所中下遷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為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

乃詠而入刦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寃册贈司徒謚曰貞賻禮甚厚景延亦贈官禄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烟閣絳在焉獨留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為七篇子璋

璋

璋字重禮大中初擢進士第辟盧鈞太原幕府遷監察

御史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事進起居郎舊制設次郊丘太僕盤車載樂召羣臣臨觀璋奏罷之咸通中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使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少孤擢進士第累辟節度府後頻遷起居舍人以禮部員外郎為翰林學士敬宗時拜侍講學士文宗即位再轉中書舍人復為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剗除本根思可與決大事者察申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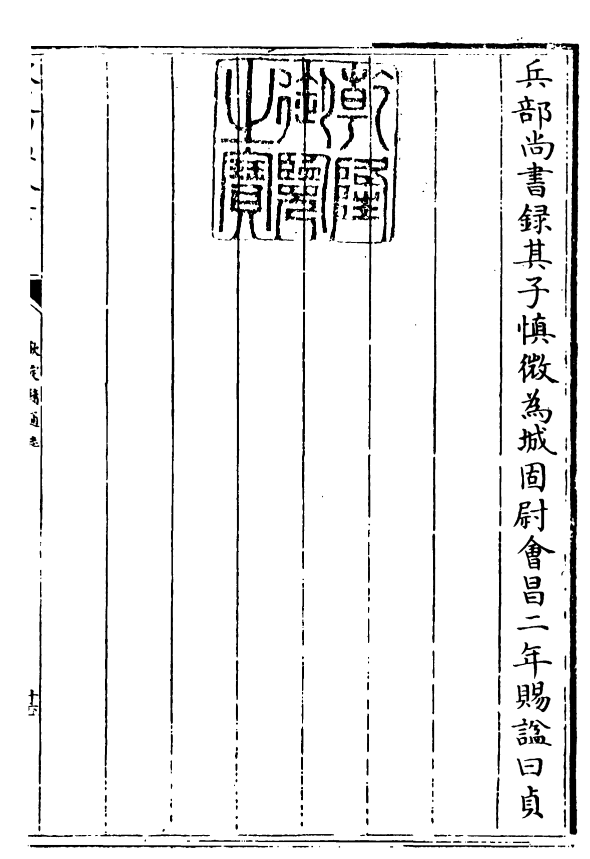
忠厚因名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尚書右丞踰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太和五年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以為當召南司會議守澄乃止捕申錫親吏張全眞家人買子緣信及十六宅典史脅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為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

書集賢院雜驗反狀翌日延英召宰相羣臣悉入初議抵申錫死於是左散騎常侍崔元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韋宗直韋温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帝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

按通鑑載牛僧孺救申錫語為得理及鄭注勸守澄亦能窺見其情今據以增入

繇是議貸

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劾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擢豆盧著兼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既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鉏姦亂反為所陷我豈反者乎申錫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咨閔七年感憤卒有詔歸葬開成元年追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



兵部尚書録其子慎微為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謚曰貞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五十